

心灵漫笔

美好时光

挚爱亲情

香椿里的爱

■程 洁

我喜欢随意坐在一棵开花的树下读书，阳光温柔，轻风吹拂，淡淡的花影在书上摇曳，墨香伴着花香弥漫，有扑面而来的清冽和甘甜，那是让人心生酥软和眷恋的美好。这样的时光里，静怡安然，美好温暖。飘落的花瓣做了书签，放下书，任由心底思念的藤蔓恣意生长，长进清风，长向蓝天，长向任何一个想要到达的地方。

想到了故乡的田野。在那片土地上，这样的感觉无须找寻，出了门，漫山遍野都是各种各样的树，槐树、杏树、梨树……这些树在季节里变换着不同的姿态。若是春天，春盛一寸，花开多几分。杏花淡粉素雅，桃花娇艳柔美，梨花洁白如雪。不管是什么树，花开时都美得惊心动魄，仿若它们在严冬时的洗尽铅华，是梳理生命的脉络，是韬光养晦，只为此时尽情绽放。

午后的阳光温暖而明媚，轻风吹过，一树花朵轻歌曼舞，花影婆娑，清香阵

阵，蜜蜂轻手轻脚地从这朵儿里钻出来，钻进那朵儿的怀抱，粘得满身金黄。拿一本书，随自己的心，想坐在哪棵树下就坐哪棵树下，人被那一树的花、那一树的香、那一树的美包裹着，心也会柔软温情起来。远处的田野上，隐约传来庄稼人有一声没一声的说话声、欢笑声、呼喊声，那是静谧里灵动的画面。花隙间，阳光像游动的鱼儿，闪着银光钻进来，在地上游来游去。一只花喜鹊“喳喳”叫着，从高大的梧桐树上飞起，擦过花枝，惊落的花瓣如蝶飞舞，几瓣舞到书间，几瓣栖息在我肩上，更多的花瓣落到游动的鱼儿身旁，香甜的空气里泛着连漪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是多么奢侈的时光啊！

南园里，爷爷种了一园梨树。花开满园时，一团团一簇簇，雪堆云涌，银波琼浪，奔涌的心会在美轮美奂的蠕动中幻化成无处不在的山水写意。仰头细看，几许欣喜，洁白的花瓣中吐出浅黄色的花蕊，一股似有似无的清香飘散在春风里。许多

蜜蜂飞来飞去，“嗡嗡”地忙碌着，它们是要穿上花蕊的衣裳。爷爷经常在花间穿梭忙碌，给花朵授粉，他怕蜜蜂看花了眼，冷落了哪朵儿，花朵结不出香甜的果实。花是果子的前生，果子是花的后世，不管是前生还是后世，都是爷爷一年收成的希望。卖了果实，我的学费和花衣裳，便都有了着落。

太阳一点点西移，白云朵朵开放在蓝天上，似洁白的雪莲花，花朵飘到哪里，大地上就落下一片如云的阴凉。阴凉带着风来，花的影子在爷爷眼睛里一闪一闪，细密的皱纹里满是汗珠，每一滴汗珠里都装着无数朵摇曳的梨花。

总会在某一刻，思念和温暖一起袭上心头，潮湿的心便悸动起来，迫切地想重温一遍走过的路，找寻一种熟悉而温情的感觉。然而，流年似水，树还在，花年年开，人却非昨。即使如此，我常常在一棵花开的树下流连，捡拾春天里最美好的时光。

寻花之旅

■赵丽霞

傍晚出门，沿河堤西行至嵩山路澧河大桥，再顺桥一路向北，闲散而行，忽然看见一棵开花的玉兰树。在春天，一朵花开会给人乍然的惊喜，如果花开一树，那美就会惊心动魄，如果一路皆是一树花开，就会让人觉得这世界美得无休无止了……被这样一树的美丽“袭击”，我漫无目的的散步遂成了一次寻花的旅程。

路两旁都有玉兰，但并不对称，树干高矮粗细亦不同。有的并蒂而生，有的载戟子立，有的三两为伴。正值花期，满树花朵大有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的情形。好像是懒得费事，排兵布阵着实麻烦，索性十万春花，一次开个够。花如玉蝶展翅，

又如美人素首。我站在树下，伸手轻抚最近的那朵，触感如婴儿肌肤，整枝似乎都发出微微的战栗。也许战栗的不是花枝，而是我的心。

玉兰九瓣，花香雅淡，幽而不冷，芬而不芳，细嗅似有涤浊扬清之效，肺瞬间只觉顺畅无比……玉兰朵朵朝上，神采奕奕，明代陆树声有“日晃帘栊晴喷雪，风回斋阁气生兰”的诗句，用“喷雪”形容花开，妙绝。

玉兰不像南方的木棉花，瓣肥而色浓，“像刀，像剑，也像戟”，让人心生澎湃。而玉兰瓣薄，一袭素白，久在花下，心就会缓而慢之，人也变得很安静。纵有街头霓虹闪烁、车辆疾驰，我都看得很轻

很淡，天地之间只余自己和一树花开。我的寻花之旅，也许只是为了把玉兰当成暗号，好与往事接上头。那是多年前的春天，我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，你在后面缓缓跟着，我们都没有说话，就这样安静而沉默地走着，仿佛要走尽这春日的花事，仿佛要走到发与花同色……

如果可以写信，信里不再说，盛放的玉兰的香气，花苞的哑语，也不说月光真好，晚风和煦，而只写一句，“我带你走过的那条路上的玉兰，又开了！”我就这样一直走走停停，把树与树之间的距离，走成一道少年的相思，把自己走成一朵玉兰做成的胸针，别在时光的胸前。最后，把旅程也走成了春风沉醉……

紫花地丁

■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

小时候第一次在故乡野地里发现它们的时候，我就被这种小巧又美丽的野花深深吸引，那如头发丝般粗细的茎上，居然撑起来一朵对于全株来说已经很大很重的花来，让我倍觉生命的神奇。

这种看起来弱不禁风的花，原以为它们最多只能活一季，等到来年春天就会销声匿迹，因为它们实在柔弱，怎经受得住炎夏的烈日、秋天的肃杀、冬日的严寒？可这叫紫花地丁的植物，并不介意，它那颗要绽放的心，每到三月便早早开出紫色小花来，每当在野外看到这些小花开放的时候，我总有种难以言说的激动，仿佛是见到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起。这些一簇簇开着紫色小花，使我想起雪莱那句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”的诗。

“地丁花小簇拥开，亦有馨香献世埃。我见犹怜能入药，不倾娇艳务实来。”紫花地丁形体虽然小，精神却不卑贱，甚至称得上是高贵。它们无须被人刻意种在温室里精心培育，只要春风一吹，就会一簇簇探出头来开出自己的花，星星般散落在草从里，数不清的花瓣随风摇曳，报春使者般鼓动着紫色围裙，一盏盏点亮春天的旷野。

紫花地丁既能做菜，又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人们去地头挖一些洗净，倒入锅里用沸水烫熟，然后捞出放到碗里浇上油、放上盐，再将蒜汁与调味料与之混合调匀，一盘可口美味的佳肴就做好了，食之有清热解毒、凉血消肿、利湿的功效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紫花地丁味苦、辛、寒，无毒。主治一切痈疽发背，疔肿瘰癧，无名

肿毒，恶疮。”由此可见，这种植物在食用与药用方面都有一定的价值。

小侄女出生在紫花地丁盛开的春天，刚出生时，她娇小的身子非常孱弱，家人经常背着她去诊所看病，一些长辈甚至担心这个女孩子长不大。一年又一年，小侄女已是小学二年级学生了，和紫花地丁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，悄悄生长，令人惊喜地开放出生命之花，给一大家人带来惊喜。忙于工作的我不能经常回老家看可爱的小侄女，但我们经常视频。我叮嘱她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听大人的话，不要到处乱跑，好好温习功课；我教她唱那首自己很多年前就会的歌，并和小侄女一起哼着：“小小的草，迎风在摇，狂风暴雨之中挺直了腰；别笑我小，别笑我孱，风吹雨打之后依然不倒。”

陌上花开

■张 叶

顾城在《无名的小花》中写道：“野花，星星，点点，像遗失的纽扣，撒在路边。”顾城诗里的小花，不是娇艳丰满的牡丹或芍药，不是开得如同盛宴的郁金香或海棠，他看到的是田间、陌上那些细细碎碎的小野花。

乡下的小野花就像穷养却茁壮成长的小丫头，在三月天迎着春风，迫不及待地破土、萌芽、吐苞。乡下孩子的童年记忆里，一定有着大片大片的小紫花，那样纯粹而铺张的紫，再没有另外的野花可以媲美。它们泼辣地长在果树下、小径旁，甘做陪衬。

春天的陌上，往往是一派新绿，那是

麦苗铺天盖地的颜色，加上各类野草复苏，野花的颜色着实鲜明而珍贵。比如那种金黄的小野花，在纯天然乡野草坪上，星星点点绽放，黄得惊心，惹人怜爱，像是满天星。它们欣欣向荣、争先恐后地开，让人们看了也有种“大干快上”的劲头。

最不起眼的，要数混在麦田里的荠菜花了。因为叶子混在麦苗间，毫无“木秀于林”的可能，细小的花虽然洁白，却被蓝天下挂着的白云比了下去，因而猛一看是找不见的。但这阻挡不了人们对荠菜的喜爱，挖了去和着豆腐、粉条一起包饺子，那是最难忘的美味。

而在麦田中，有种“天生丽质难自

弃”的小花，便是王不留行和面条草。它们的叶子十分相似，花也都是粉红色，只是面条草比王不留行的叶子更为细长且有一层绒毛。偌大的麦田里，这两种粉红小花并不多见，偶尔遇到，令挖荠菜的小姑娘分外惊喜。

人在陌上，遇到这一簇簇、一群群小野花，是很容易流连忘返的。吴越王钱镠曾书允爱妃“陌上花开，可缓缓归矣”；苏轼曾写下“陌上花开蝴蝶飞”等诗句，足见世人对陌上野花的珍爱。

无名的小花，在不为人知的花的国度里，兀自繁华、寥落、忧伤、欢喜，它们的动人之处，也许就在于虽不起眼，却依然开得天真烂漫吧？

采把野艾包春光

■江初昕

周末，天气晴好，我和妻各骑辆自行车到郊外采摘野艾。

野艾

喜潮湿，一般生长在田沟或水塘边。我们低头满地寻找，终于在河滩处寻找到一大片。翠绿的野艾很显眼，这儿一从那儿一簇，匍匐于草丛中间，叶尖上顶着枯叶、泥土，探头探脑地朝外面张望，一副俏皮可爱的样子。野艾表面上附着一层白绒绒的毛，随手掐下一枝，闻之有股浓郁的清香。我和妻蹲在地上，随着手里的剪刀“咔嚓”响起，小竹篮里顿时堆满了蓬松的野艾，翠绿欲滴，香气扑鼻。妻子还意外采到了一大把野蒜，把她乐得不行。

把采回来的野艾拣去黄叶、老梗，洗净后放入开水中煮一下捞出，和入米粉，经过反复揉搓，一团碧绿的米粉团子就呈现在眼前。用湿布盖上，醒一会儿。在醒米粉团的间隙，可以准备馅料。馅儿可用萝卜擦成丝儿，加入辣椒、肉末儿；也可以将豆腐干切成细丁，同样拌入辣椒、肉末儿。喜欢吃甜的，当然还可以做出豆沙或芝麻糖馅儿的。馅儿准备好后，就可以着手开始包饺子了。拽下一个小米粉团，在手心里搓成圆团，将手指插入米粉团中，让它形成一个漏斗一样的米粉皮

儿。之后，往里头填入馅儿，对角捏拢好口子，再用手指掐成花边，一个青翠的野艾饺子就呈现在面前。看到这样青翠的野艾饺子，不由得想起母亲小时候教给我们的那首童谣：“初七初八月儿弯，通身草绿不泛光。不及等到月满时，早被天狗一口吞。”说的就是我们小孩子最爱吃的野艾饺子，几乎是一口一个。

随着蒸气弥漫开来，一股扑鼻的清香满屋都是，大火蒸至二十分钟，就可以出笼了。刚出笼的野艾饺子油光清亮，绿汪汪的，透着翠绿的米粉皮儿，还能看见饺子里面的馅儿，叫人看着就胃口大开。轻轻咬上一口，满嘴冒汁，油而不腻，野艾特有的芳香瞬间在口舌间流转。妻子拿起手机将这些野艾饺子拍下来，发到微信朋友圈，引来好友们纷纷点赞。

是呀，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春天，和家人或朋友一起置身田间地头，沐浴春光，采摘野菜，听听鸟鸣，亲近自然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活动活动筋骨，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鲜美，于身心、于养生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情趣呢。

诗风词韵

桃花墙（外一首）

■特约撰稿人 赵根蒂

古墙怀抱里
小小的公园，春意盎然
紫、白、粉、黄、绿
三月缤纷，这低矮的城池
感觉就要关不住了
亏得那一簇簇桃花
构起一道红彤彤的防火墙
要留住这满园春色
坚定地守护这深情浓意
谁也别想，逃之夭夭

油菜花

远远望见，一片隐隐的黄
颠颠地跳过小溪
磕磕绊绊地穿过小树林
山脚下，天地豁然开朗
一泓闪闪的水波亮相
清风徐来，微波荡漾
花香芬芳馥郁，沁人心脾
眼见得蝶游蜂飞花烂漫
此时只觉，岁月宁静美好
时光金灿灿

春风帖

■小乔

春风从哪里来
白云的家在哪里
花儿为什么会开
蝴蝶和小蜜蜂每天匆匆忙忙
小鸟是否和我一样偶尔会迷路
河水在哪里拥抱，又是在哪里分离
这世上为什么要有多秘密
我有一百一十一个问题
当你笑着亲吻我的额头
我就会满心欢喜地告诉你
其实，我像你喜欢我一样喜欢你

舀一勺春风 洒小城（外一首）

■尹文阁

几朵云，随心所欲
在楼顶涂抹着天空
漏下的几朵，挂在树梢上缤纷
舀一勺春风洒小城
湘江路像漾动的麻绳
缀着花草、路灯和车辆
行道树抽出枝、鸟鸣和风
夜慕追小城
滚动着人流和光阴
像细碎的星寂灭于时间的废墟之上
现代的水泥森林抽枝拔节
出落成云彩的模样
它投下的灯光，擦亮了星辰的骨骼
小城涨了三两暖

雨后

雨过后
风，吐出了花瓣的骨头和鸟鸣
光从一滴晨露里滚落下来
碎了一地
人间的暖，抬升了三五缕炊烟
蜂蝶群飞
像十里外的雨街上，一片花瓣
风泛起，蒹葭的果实在疏枝里
挺身而出

■母宗美

周日早上，门铃声响起，还在赖床的我只得起床开门。

原来是母亲。只见她挎着一篮土鸡蛋，鸡蛋上面还有一小捆紫红色的香椿。我见状立马两眼放光，不由得惊呼：“妈，香椿能吃了？”母亲说：“这是头一茬，正好可以吃了，我寻思你这些年在外面都吃不着新鲜的，就趁今天赶集带点儿给你们尝鲜。”我听了连忙让母亲进屋暖暖，早上屋外忒冷。母亲边走进屋边说：“不冷不冷，这一路赶来，我还出汗了呢！”

我一看，母亲脸上果然布满一层细密的汗珠。母亲用袖子擦了一把汗珠说：“这几天天气好，香椿老得快，过两天就不好吃了。你看这是我清晨刚摘的椿芽，水嫩嫩的，炒鸡蛋最好吃了。还有，这是咱家鸡下的土鸡蛋，吃完了我再送来，千万别到外面买，那可没咱的土鸡蛋好吃……”

看着桌上的香椿和鸡蛋，听着母亲不厌其烦地交代，我的思绪又飘回到儿时……

我从小特爱吃香椿炒鸡蛋，母亲干脆把原本生长在野地里的香椿树幼苗挖回来，移栽到了我家的房前屋后。此后，每年春天一到，我就天天跑到香椿树下，眼巴巴地看着它们露出芽苞，慢慢长出紫红色的嫩芽。每次它们刚长出浅浅的嫩芽，我便嚷着要母亲做香椿炒鸡蛋。每那时，母亲总说：“它们还没长大，还不能摘。”我可总是等不及，总是跑去看一遍问三遍：“妈，香椿到底啥时候可以吃啊？”

有一次，我实在等不及了，偷偷搬了一把凳子，自己站在凳子上摘香椿。结果，香椿没摘着，反倒重重摔了一跤。记得当时，母亲一边给我揉摔疼的屁股，一边嗔怪：“都怪你，没长好心，没长好脑，连个香椿都摘不着，还摔个跟头。下次再敢这样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回忆父亲

■张志勇

父亲离开我们快30年了。他在几个儿女都已参加工作、家里条件越来越好时离世，没享过几天福，走得那么匆忙，让我们措手不及。

父亲的少年时代是苦难的。他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，和众多农村贫苦家庭一样，因家里时常揭不开锅，他从小就跟着奶奶外出要饭，到十几岁时还没穿过囫圇衣裳。15岁时他便独自挑担到离家四十多里的南山贩卖红薯。南山红薯面甜、块大、卖相好，颇受买阳人喜欢。当时姑娘嫁到了南山，有了这个条件，父亲每天凌晨动身，装上七八十斤红薯挑起就走，天亮时赶到舞阳县城的早市出售。“能赚个十来斤红薯，就是全家人一天的口粮。”说这话时，父亲流露出苦涩、无奈而又有些自豪的表情。爷爷奶奶岁数大了，从那时起，父亲稚嫩的肩膀就开始扛起全家的希望。

17岁时，父亲被抓了壮丁。听父亲讲，那天他正在井边挑水，保长带人不由分说夺去水桶、抽掉腰带、架着胳膊就走。“十几个壮丁被一根绳拴着，俩手提着裤子，被人押着，想跑也跑不了。”就这样，他被送到了国民党部队，从此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军旅生涯。1949年3月，解放战争进行到第四个年头，父亲所在的汽车团宣布起义，加入了陈毅、粟裕领导的第三野战军。“加入解放军的第二天，我们就开始运输物资，参加了渡江战役。”自此，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，他都在部队当汽车兵。

父亲平时不爱多言。小时候，我想让他多讲讲战争年代的故事他都不肯，只是在他高兴时零星地说起一两件旧事。他说他参加过长沙会战，清晰地记得在途中遭遇日军飞机轰炸的情景：“一颗炸弹扔下来就炸起一个大坑。当时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飞机轰炸，既新奇又害怕……”父亲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，志愿军没有空

跟你说了还不能吃，你偏不信，这下好了，香椿没吃着，屁股摔疼了吧！”

此后，每年的第一茬香椿才冒出那么一点点，母亲便摘下做一盘香椿炒鸡蛋让我解馋。就这样，我吃着“母亲牌”的香椿炒鸡蛋，一年又一年。后来，我到外地打拼，便吃不到母亲做的香椿炒鸡蛋了。

不过，母亲是个心细的人。她总是变着法子把香椿保存下来，留着我过年回来吃。有一年年底，我回家第一顿饭便在炒鸡蛋里吃出了久违的香椿味儿。当时，我既惊喜又纳闷：“妈，这大冬天哪来的香椿啊？”母亲笑着说：“这是个秘密。以后无论你在哪里，一年四季都能吃着香椿炒鸡蛋咯！”说着，母亲便从餐桌旁的柜子里拿出一小袋茶色粉末儿。

这时，一旁的父亲插话：“为了将香椿保存下来，你妈试过很多办法呢。她先是尝试着把焯过水的香椿用盐腌或用盐水泡起来。可是，始终无法保存到年底。在反复尝试多次以后，你妈这才想到将新鲜香椿焯水后晒干，再放到石臼里舂成粉末儿，用塑料袋密封保存。这，不，前儿天你妈刚试过，打好的鸡蛋液里加入一小勺香椿粉末儿，热油下锅，一盘香椿炒鸡蛋便新鲜出炉，味道还不错。”

听了父亲一番话，我不由得为母亲的创意竖起了大拇指，同时也为她对我这份无微不至的爱所感动。

从那以后，每年回家过年返程时，母亲为我准备的“爱”的行李中，雷打不动会有一小袋香椿粉末儿。用母亲的话说就是：“带着它，无论你在何方，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家乡的香椿炒鸡蛋，感受到来自家乡的春天的气息。”这，或许就是母爱的伟大之处吧！

中优势，每天都有几百架美国飞机在志愿军后方狂轰滥炸，目的就是摧毁志愿军后方补给线，尤其是发现有运输车辆时，就会疯狂地追着汽车轰炸、扫射。“有一次我正开着车，敌机突然飞过来，一个俯冲照着驾驶室就打，我一看不好，右手猛地一把扒开副驾驶战友两腿，就那么一秒钟，一梭子弹‘哒哒哒’就射到了刚分开的两腿间。”

后来，在部队待了十几年的他非常想家、想自己的爹娘。20世纪50年代，他很快被新成立的许昌农场招去，一年后又调到商水农场，还曾一度支援黑龙江，在农垦系统干了二十多年，直至离休。我曾好奇地问他：“当时你有那么好的条件，完全可以进城找个好点儿的单位，怎么会一直待在农场？”他说：“当时，郑州铁路局也派人去家里邀请我，可我已经答应许昌农场了，做人得讲信誉，得有个先来后到，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……”

父亲没什么文化，只在小时候读过几个月的私塾，新中国成立后在部队上过3个月的扫盲班。他曾不无得意地说：“我私塾仅上了3个月，《三字经》就背得很熟，要是让我多上几年学，学问不比你们差。”吃了没文化的亏，他就越发重视子女教育。他常说：“我那时是家里穷，上不起学，没办法，现在的条件多好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珍惜，上好学、有知识，总会对你有帮助。”父亲朴实无华的语话时时响在我耳畔，提醒我不断学习。闲来读书写字也因此成了习惯。

父亲时常感叹社会主义的好，如果能活到现在，他该是百岁老人了。我曾设想过多个“如果”：如果父亲健在，看到这一大家人该多好；如果父亲健在，就能看到四世同堂的和美了；如果父亲健在，就能享受有私家车的生活……可惜世上没有“如果”，只有写此文纪念父亲。